

## 生态诗学视角下《归园田居·其一》两译本对比分析

江穗芳<sup>1</sup> 管向丽<sup>2</sup>

(1.2.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成都 610000)

---

### 摘要:

生态诗学探讨文学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强调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故生态诗学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概念, 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实践。本文从生态诗学视角, 对比分析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的两个英译本, 从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及精神生态三个维度, 重新审视陶渊明田园诗歌里蕴含的生态之美和生态理念。本文认为在古诗翻译中译者应当重视原文本的生态内涵, 基于对原文本的生态理解与再创造, 实现原文生态意义在目标语中的恰当阐释与重构。

### 关键词:

生态诗学; 《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 汪榕培; 宇文所安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Back to Country Life (I)* from an Ecopetic Perspective

Jiang Huifang<sup>1</sup>, Guan Xiangli<sup>2</sup>

(1.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00, China)

---

作者简介: 1. 江穗芳,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2. 管向丽,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英语语言与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Abstract:**

Ecopoetics explor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mphasizing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value within literary works. Therefore, ecopoetics is not just an academic concept, but also a profound cultural practice.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poetics, analyzes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ao Yuanming's *Back to Country Life (I)* and examines the ecological beauty and concepts embedded in Tao Yuanming's pastoral poetry from the dimensions of natural ecology, cultural ecology, and spiritual ecolog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in the translation of ancient poetry, translators should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ec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based on an ec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recreation, they can achieve an appropriate interpre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meaning in the target language.

**Key words:**

ecopoetics; *Back to Country Life (I)*; Tao Yuanming; Wang Rongpei; Stephen Owen

## 0 引言

人类社会在物质文明获得极大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生态问题已成为全球瞩目的核心议题之一,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多个层面。对生态环境的担忧和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促使了生态诗学的产生。生态诗学源自生态批评,专注于探讨文学创作与生态之间的多元关联,对文学阅读与鉴赏、诗歌创作与翻译具有多方面指导意义。本文从生态诗学视角探究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的翻译,从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及精神生态三个方面比较汪榕培与宇文所安两个英译本差异,旨在将中国诗歌翻译研究拓展至更为广阔的“生态视野”之中,促进中国优秀诗歌的对外传播,为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走出去”,更生动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新的路径。

## 1 生态诗学与翻译研究

生态诗学吸收了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生态哲学等理论基础,强调文学作品中

的生态内涵和生态有机整体论的思想。自 1866 年“生态学”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至 20 世纪末,生态学已迅速成长为一门蕴含深厚人文精神的学科。1978 年,著名美国生态文学家威廉·鲁克尔特发表《文学与生态学: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一文。文中提出“我将试图发现某种关于文学生态学的东西,去发展一种生态诗学”,倡议把生态学应用于文学研究(William, 107)。1996 年,格罗特费尔蒂和弗罗姆出版了《生态批评读本》。格罗特费尔蒂在该书前言中将生态批评定义为研究“文学与物质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问”(Glotfelty, xvii)。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也开始关注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生态与艺术等领域。中国学术界的生态美学研究从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一文开始,到 2000 年,生态批评理论家鲁枢元在其著作《生态文艺学》中指出,要用现代生态学的视野观察、阐释文学艺术现象。代讯(2010: 30)认为“走向生态诗学,也许是中国现代诗学一个可能突破的方向”。而赵奎英作为国内研究生态语言学的集大成者,先后出版了著作《生态语言观与生态诗学、美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建构》《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前者是国内学界首部把生态语言观与生态诗学、生态美学结合起来进行集中研究的专著,认为“生态概念包含三个关键义项:家园、生命与关系性”(赵奎英,2)。后者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出发,旨在为现代生态文学和文化理论提供理论基础和批评方法。这两部作品共同实现了生态语言学、语言哲学以及生态诗学和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跨学科整合。2020 年,龚丽娟提出“生态诗学应立足其诗意本质”“具备诗性品格”“上升至诗化境界”(龚丽娟,66)。2022 年,著名生态诗人华海和侯之虎一起收集汇编了清远第三届生态诗歌笔会的论文集《生态诗学新探:清远第三届生态诗歌笔会论文集》,并对其进行了深度解读,带领读者领略生态诗歌的魅力的同时,也深入探讨了生态诗歌领域的现实问题。由此可见,生态诗学的发展不仅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次深刻转向,也反映了学术界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不断探索和深化。生态诗学这一领域的研究正逐渐形成一个多维度、跨学科的综合学术框架,为理解和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生态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工具。

生态诗学巧妙地融合了生态学原理与文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包括但不限于生态批评理论、生态美学观念和生态哲学思想。受到生态整体性原则的深刻影响,生态诗学研究者认为每一部生态文学作品都被赋予独特的生态诗学价值。尽管其研究范畴覆盖生态小说、生态散文等多种文学表现形式,但生态诗歌始终是其核心关注对象。生

态诗歌以诗歌的艺术形式，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生态诗学角度研究诗歌及其翻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探究文学作品对生态问题的反映和批判，发掘文学作品在促进全球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潜力。

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这一理念在《道德经》中得到了精辟的阐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提醒人应顺应自然之气，若人类过度破坏自然，其生存环境势必随之变迁（陈鼓应，19）。古典诗词常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即意象的运用，来抒发情感，传达思想。这不仅是对美的追崇，更是对自然法则的尊重和遵循，也深刻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文化价值观、审美理念及生态意识的传递。在生态诗学的视角下，翻译活动被赋予了更加深远的生态责任。它要求译者不仅要忠实于原文，更要深刻理解并传达原文中蕴含的生态哲学思想，以及作者对自然生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生态诗学翻译活动将原文本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关系转移到译本中，实现了一种跨文化的生态关系再构。为此，译者在翻译富含生态意蕴的文本时，既要确保原文的生态观念得以保留，又要加深目标语读者的生态理解；既要深入分析原文中所描绘的生态环境，探索文本中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又要阐释原作者关于生态的深层次思考。这一过程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需具备高度的文化敏感性和生态意识，以创造性的方式重构原文的生态美学空间，使译文读者能跨越时空限制，领略原文所描绘的自然之美与生态智慧。

## 2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身为魏晋风骨的标志性田园诗人，陶渊明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熏陶。其人生理念不仅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生存睿智，更凸显了超脱世俗纷扰，向往心灵宁静与自由的高洁境界。他通过田园诗歌的创作，将个人情感与自然景物紧密融合，传达出一种超脱世俗、返璞归真的人生理念。陶渊明的诗歌以其平淡自然、情真味永、浑融完整、意境深远而著称。陶诗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与生态诗学紧密相连，其蕴含的生态意识也与生态诗学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相契合。

陶渊明的经典著作之一《归园田居·其一》生动展现了诗人对远离官场纷扰,回归自然田园生活的向往与热爱;深刻反映了诗人对简朴生活的赞美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以及对尘世虚伪的摒弃。在这首诗中,陶渊明将自己视为自然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与万物生灵建立起了一种深厚的情感联结。这种将个体生命融入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与生态诗学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不谋而合,共同展示了一种理想化的生态存在状态。

### 3 译文分析

《归园田居·其一》作为古典文学的瑰宝,其译本丰富多样。本文特选汪榕培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两种译本进行探讨。汪榕培是国内知名的典籍英译大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陶渊明的诗歌情有独钟。2000年后,汪榕培的《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问世,其对陶诗的翻译精准而富有诗意,展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是国际汉学界杰出的汉学家与翻译家,以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深刻理解和精妙译笔而闻名。他的译作忠实于原作精神,并用其独特的文化视角,让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世界焕发了新的生机。尽管两位译者分属中西文化背景,对文本的解读与呈现难免存在差异,但其译作都深刻表达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及摆脱尘世束缚后的宁静与自由。故汪榕培与宇文所安的《归园田居·其一》译本各具特色,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本文从生态诗学的视角出发,从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及精神生态三个层面深入分析汪榕培与宇文所安两个英译本的差异。在自然生态层面,本文关注译本如何描绘田园风光,传达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在文化生态层面,本文探讨译本如何反映古代农耕文明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在精神生态层面,本文着重分析译本如何体现诗人内心的回归与超脱,以及对简单生活的深刻感悟。通过生态诗学视角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两位译者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既忠实于原作,又赋予其新的生命与意义。

#### 3.1 对原文自然生态的展现

从生态学家的视角来看,自然是科学规律下宇宙进程、地壳活动和生物演变的

综合体现。故生态诗人常能感知到自然中的山川河流、动植物皆蕴含着神秘且崇高的灵性，并将其融入自身创作，成为笔下值得崇敬的意象。因此，生态诗学与翻译结合时，译者承担着重要的桥梁角色，应平衡生态诗学的深刻内涵与翻译的准确性，既要细腻展现原文的自然生态之美，又要精准传达与再现原文中的自然生态精髓。

原诗首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汪译“I've loathed the madding crowd since I was a boy. While hills and mountains have filled me with joy”。宇文所安译“My youth felt no comfort in common things, by my nature I clung to the mountains and hills”。汪榕培的译文通过“madding crowd”生动描绘了世俗社会的喧嚣与纷扰，与诗人内心的排斥形成鲜明对比。同时，“hills and mountains”直接指向了诗人所爱的自然生态，特别是山丘与山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诗人内心向往的宁静与和谐。宇文所安的译文则通过“felt no comfort in common things”与“clung to the mountains and hills”的表述，强调了诗人对自然的依恋与坚守。虽在情感表达上略显含蓄，但同样展现了诗人对自然生态的深厚情感。对后一句“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汪译“The elm and willow screen the backside eaves, while peach and plum trees shade my yard with leaves”；宇文所安译“Elms and willows shade eaves at the back, peach and plum spread in front of the hall”。汪榕培的译文通过“elm and willow”与“peach and plum trees”准确对应了原文中的榆柳与桃李，这些植物元素共同构成了诗人田园生活的自然生态背景。他使用“screen”一词形象地描绘了榆柳在后檐形成的遮蔽与保护，而“shade my yard with leaves”则生动地展现了桃李树在庭院前投下的阴凉与绿意。宇文所安的译文同样准确地对应了原文中的植物元素，通过“elms and willows”与“peach and plum”传达了榆柳与桃李的信息。而“spread in front of the hall”则展现了桃李树在厅堂前茂盛生长的场景。两者的译文都很好地展现了原文的自然生态，但相比之下，汪榕培的译文在动词的选择上更加细腻与生动。汪榕培的译文通过“screen”与“shade”两个动词的使用，更加生动地描绘了植物与建筑之间的空间关系，展示了植物为庭院带来的阴凉与保护。

### 3.2 对原文文化生态的再现

从生态诗学的视角审视，文化生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多个维度。在将中国文学经典译成他语时，译者需面对的是两种文化间的交汇与融合。

他们虽在处理个别词汇,但必须是深谙两种文化的真正文化人(袁慧、刘文艳,68)。鉴于原语与译语文化在本质和具体内容上的差异性,为了避免对原文含义的歪曲,翻译时应当精细处理语言转换,确保译文能够顺应不同文化体系,并高度重视双语文化内涵的准确传递。所以,译者不仅是在处理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在进行两种文化之间的顺畅沟通。原文中的文化生态元素是构成诗歌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要充分考虑到原文文化生态的再现。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宇文所安译“A dog is barking deep in the lanes, a rooster cries out atop a mulberry”。汪译“In silent country lanes a stray dog barks; Amid the mulberry trees cocks crow with larks”。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原文描绘了一幅宁静而充满生机的田园生活画面。其中“狗吠”和“鸡鸣”是乡村生活的重要元素,它们不仅丰富了田园的自然生态,还体现了乡村生活的真实与活力。宇文所安的翻译“A dog is barking deep in the lanes, a rooster cries out atop a mulberry”较为直接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但略显平淡,缺乏了对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和展现。他使用了“barking”和“cries out”两个动词,虽然准确地表达了狗和鸡的声音,但缺乏对田园生活氛围的渲染和烘托。相比之下,汪榕培的翻译通过“silent country lanes”和“amid the mulberry trees”两个短语,营造了一种宁静而优美的田园环境,而“stray dog barks”和“cocks crow with larks”则在这种环境中增添了生机与活力。特别是“crows with larks”这一表达,不仅传达了鸡鸣的声音,还暗示了乡村生活的和谐与美好。

### 3.3 对原文精神生态的重构

精神生态聚焦于探索人的内在情感世界与精神层面的活动。它研究的是人的意向性、自我认知、理性的价值导向,以及这些内在因素所催生的各种高级情感状态与观念。陶渊明因无法忍受官场的污浊与世俗的束缚,坚决地辞官归隐,躬耕田园,展示了他追求自由、安于清贫、隐逸山野、洁身自好的美好情操。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宇文所安译“I erred and fell in the snares of dust, and was away thirty years in all”。汪译“By mistake I sought mundane careers, And got entrapped in them for thirty years”。此句表达了诗人对误入官场,虚度光阴的悔恨和无奈。这里的“尘网”象征着官场的污浊和束缚,而“三十年”则强调了时间的漫长和无法挽回的遗憾。宇文所安将“尘网”翻译为“snares of dust”,“dust”虽然与“尘”

相对应，但“尘网”所蕴含的官场污浊、束缚的意象并未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样的翻译可能无法让外国读者准确理解“尘网”在陶渊明心中的象征意义。相比之下，汪榕培将“尘网”翻译为“mundane careers”，其中“mundane”一词意为“世俗的、平凡的”，很好地传达了“尘网”所象征的官场污浊和束缚的意象。同时，“careers”一词则强调了这种束缚是与职业、仕途相关的，与陶渊明的归隐田园、追求自由的精神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翻译不仅准确传达了原诗的意思，还更加深入地挖掘了陶渊明的精神生态，使得译文更加具有感染力和深度。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宇文所安译“*For a long time I was kept inside a coop, now again I return to the natural way*”。汪译“*When I escape from bitter strife with men, I live a free and easy life again*”。宇文所安将“樊笼”翻译为“coop”，这一词虽然可以象征束缚，但通常指的是一个狭小的空间，与“樊笼”所蕴含的官场束缚的意象不完全吻合。同时，“the natural way”虽然表达了回归自然的意思，但略显抽象。而汪榕培翻译为“*When I escape from bitter strife with men, I live a free and easy life again*”，这里“*escape from bitter strife with men*”很好地传达了诗人摆脱官场纷争、束缚的意象，而“*live a free and easy life again*”则准确地表达了诗人回归自然后的自由、轻松和宁静的生活状态。这样的翻译不仅准确传达了原诗的意思，体现出诗人摆脱官场束缚、回归自然后的喜悦和轻松感，而且体现了他淡泊宁静、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

#### 4 结论

生态诗学视角下，译作被视为一个独特的生命实体，与原文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翻译生态系统，其拥有自己的生命历程和存在的价值。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当深入挖掘文本内在的生态意蕴，除要忠实于原文外，还应充分考虑译作所处的生态语境。译者的任务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对原文本进行生态层面的重新解读和构建，使得译作反映原文的生态智慧，展现出独特的生态美学特征，并与目标语言的文化和生态环境相融合。这样的翻译过程，是对原作生命力的一种延续和再创造，也是对翻译活动本身生态价值的一种体现。

译者对原作的理解深度及其对作者所处环境和思想追求的认知程度，决定了其

翻译的创造性和多样性。汪榕培的译本在语义传达上与原文较为一致，在重现原文生态的同时成功地传递了诗人的深层思想内涵，但仍有提升的空间。宇文所安的译本虽然在复现原诗的自然生态描写方面较为精确，但在捕捉和表达诗人的精神生态内核方面则稍显欠缺。这提示我们在翻译工作中，译者需要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原文生态，将原文看作一个生态整体，特别要关注文本所蕴含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及精神生态意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致力于使译作能够充分展现原文的生态多样性，基于对原文生态理念的理解，再进行恰当的解释和创造性的重构，以精准传达原文生态意义和美学价值。这样的翻译能让读者在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的同时，还能深刻感受原作独特的生态之美。

#### 参考文献

- [1] Glotfelty, C & F, Harol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M].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 [2] Martha C. *Into English: Poems, Translations, Commentaries* [M]. Minneapolis: Graywolf Press, 2017.
- [3] William R. *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 in Glotfelty* [M] // Cheryl & Fromm, Harold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Georgia: Georg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4] 边立红, 刘果. 生态诗学视阈下《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英译比较[J]. 赤子(上中旬), 2016(18): 36-37.
- [5] 陈鼓应. 老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 [6] 陈月红. 生态翻译学“实指”何在?[J]. 外国语文, 2016(6): 62-68.
- [7] 代迅. 走向生态诗学: 中国现代诗学一个可能的突破方向[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6(1): 28-30.
- [8] 龚丽娟. 生态诗学的本质规定及实践路径[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6): 64-71.
- [9] 华海, 侯之虎. 生态诗学新探: 清远第三届生态诗歌笔会论文集[M].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22.
- [10]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11] 刘果. 生态诗学视阈下李清照词英译研究[D]. 长沙: 长沙理工大学, 2017.
- [12] 鲁枢元. 生态文艺学[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 [13] 马海良. 生态诗学的基本主张[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5-24(454).
- [14] 梅真. 诗学的方向与归属: 生态诗学——中国当代生态诗学建构之我见[J]. 当代文坛, 2018(6): 143-151.
- [15] 汪榕培. 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99-114.

- [ 16 ] 王佐良. 翻译中的文化比较 [ J ]. 中国翻译, 1984 ( 1 ): 2-6.
- [ 17 ] 袁慧, 刘文艳. 生态诗学视阈下《楚辞》的植物术语英译探讨 [ J ]. 散文百家 ( 理论 ), 2022 ( 3 ): 67-69.
- [ 18 ] 赵奎英. 生态语言观与生态诗学、美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建构 [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 19 ] 赵奎英. 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 [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